

原著

亚瑟·柯南道尔爵士

Sir Arthur Conan Doyle



#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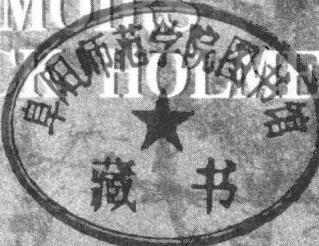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NO.3



#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The MEMOIRS  
OF SHERLOCK HOLMES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英)柯南道尔著;温宁等译.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1

ISBN 7-80009-630-0

I . 福… II . ①柯… ②温… III .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 1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5654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88547590 88547591

传 真: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京通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3 字数:158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2 版 200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 7-80009-630-0/I·30

---

定价:80.00 元

## 前　　言

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出生在苏格兰爱丁堡的皮卡地普拉斯，父亲是政府公务员。青少年时期就读于教会学校，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学，188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02年，由于为英国在南非的政策辩护有功，被封爵位。

柯南道尔对文学有很浓厚的兴趣，他受爱德卡·艾伦·波、威尔其·科林斯和法国加波瑞欧的影响很深，认真读过他们的作品。在索斯茜行医期间，即不断向《康西耳》杂志投稿。开始时，他的作品不受重视。1886年4月，他写完《血字的研究》首先寄给了《康西耳》杂志社的主编，得到的答复是“作为短篇太长，作为长篇太短”，没有获得出版。接着他又寄给佛雷德利克·沃恩和爱伦史密斯，都给退了回来。最后，他寄给沃德·洛克出版公司。这家公司反映比较积极，回答说：“故事不能马上出版，假如您愿意留下稿子，我们将把它选入《1887年比顿圣诞年刊》。”于是，1887年这部作品终于问世。

这篇小说后来被《里平柯特》杂志社的编辑看到并给予好评，同时约他继续写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于是，1890年《四签名》出版。这篇小说对印度的殖民掠夺进行了客观的揭露和批判，获得很大的成功。

1891年初，柯南道尔决定专门从事文学创作。1891年7月，《波西米亚丑闻》在《海滨杂志》上发表，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个人物立刻轰动了整个英国。柯南道尔连续写了6个短篇

故事：《波西米亚丑闻》、《红发会》、《身分案》、《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五个桔核》、《歪嘴男人》。这些故事吸引了众多的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滨杂志》约柯南道尔写更多的这样的故事。柯南道尔不太积极，他向杂志社提出每篇故事 50 英镑稿酬的要求，杂志社欣然同意，催他赶快交稿。于是，柯南道尔接着写第二批故事。第二批故事也是 6 个，和第一批合在一起于 1892 年编成《冒险史》出版。就在这个时候，《海滨杂志》又约柯南道尔继续写福尔摩斯的故事。柯南道尔故意推辞，并且把稿酬增加到 12 个故事 1000 英镑。没想到，《海滨杂志》由于求稿心切，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1892 年，以《银色马》为开端，12 个故事陆续发表。1894 年，《回忆录》出版，汇集了这 12 个故事。从那时起，柯南道尔打算不再写这类作品，所以他让福尔摩斯最后坠入深渊淹死，让华生来结束《最后一案》。

福尔摩斯的死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不满，甚至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1901 年，柯南道尔根据朋友讲述的达特摩尔的故事，构思了福尔摩斯早期的探案故事，描写的是一个家庭受到一只鬼怪似的猎犬的追逐，这就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于 1902 年出版，它的出版重新燃起了广大读者对福尔摩斯的热情。1903 年，柯南道尔在《空屋》这一故事中又巧妙地使福尔摩斯死里逃生，开始了另外一组故事，名为《归来记》，1905 年出版。以后，他又写了《恐怖谷》（1915）、《最后的致意》（1917）和《新探案》（1927）三组故事。

1928 至 1929 年，英国出版了福尔摩斯短篇故事和长篇故事，所有的故事都以福尔摩斯为中心人物，汇集起来称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欧美不断再版，有的故事再版达



数十次之多，在中国也传播很广。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结构严禁，环环紧扣，故事情节惊险离奇，引人入胜。



## 回 忆 录

---

银色马	/3
黄面人	/32
股票经纪人的书记员	/53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	/74
马斯格雷夫礼典	/100
赖盖特之谜	/123
驼背人	/146
住院的病人	/167
希腊译员	/190
海军协定	/211
最后一案	/250

目 录





## 新 探 案

---

序言	/273
失踪的军人	/275
王冠宝石案	/292
三角墙山庄	/312
吸血鬼	/331
三个同姓人	/352
雷神桥之谜	/373
爬行人	/399
狮鬃毛	/419
戴面纱的房客	/437
肖斯科姆别墅	/450
退休的颜料商	/469
显贵的主顾	/486



# 回憶錄

溫 宁





## 银色马

一天清晨，我们一块儿吃早饭。福尔摩斯说道：

“华生，也许我不得不去一次了。”

“去一次？！到哪儿去呢？”

“到达得门，去简斯彼安。”

本来在我的朋友突然冒出第一句没头没恼的话的时候，我听了还有些莫明其妙，但当他说出要去的地方以后，我就不感到惊奇了。说实话，这些天我一直感到有些奇怪，目前在整个英国，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一件离奇古怪的案子，但是福尔摩斯却没有问过。他整天紧锁双眉，低头沉思，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装满一斗又一斗的上等烈性烟叶，不停地吸着，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和发表的许多议论，也完全不加理睬。送报人给我们送来的各种各样的当天报纸，他也仅仅是略微浏览一下便扔到一旁。当然，尽管他一句话也不说，我也完全明白地知道，福尔摩斯正在仔细地思考问题，只是不知道他具体在思考什么就是了。目前，人们都在关注的只有一个问题，这就是维塞哥兹杯锦标赛中的名骑离奇失踪和驯马师的惨死。这个问题迫切地需要福尔摩斯那分析推理的天才智力去解决。所以，在他突然表示要准备出发去调查这件富于戏剧性的神秘案件的时候，非但没有使我觉得奇怪，反倒是正在我的意料之中。

“要是方便的话，我很乐意与您同去。”

“亲爱的华生，你能和我一起去，我非常得高兴。我想这一次你一定会不虚此行的，因为这个案子有一些特别，看来它或许是极其独特的。我想，我们到帕丁顿刚好能搭上火车，在

火车上，我再把这个案子的详细情况谈一谈，你最好能带上你那架双筒望远镜。”

一小时后，我们已经在开往埃哥塞特的上等车厢中，福尔摩斯那张轮廓分明的脸被一顶有护耳的旅行帽遮住了，他正在匆匆地浏览他在帕丁顿车站买到的一堆当日的报纸。我们早已过了瑞丁站很远了，他才把最后看的那张报纸塞到座位下，取出香烟来给我吸。

“我们走得很快，”福尔摩斯望着窗外，看了看表，接着说，“现在车的时速是 53 英里半。”

“我没有留意数四分之一英里的路杆。”我说道。

“我也没有注意。可是铁路旁边的电线杆之间的间距是 60 码，所以算起来很容易。我想关于约翰·斯得瑞哥被害和银色白额马失踪的怪事，你已经知道了吧。”

“我已经看到电讯报道和新闻了。”

“关于这个案子，应当运用思维逻辑推理的艺术，来认真弄清楚事实的细节，而不是去寻觅新的证据。这件惨案极不寻常，非常让人难以理解，并且与许多人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使我们进行猜测、推理和假设很费力气。困难的是，需要把那些无可争辩的事情真象与那些所谓理论家以及记者的虚构之词加以区别。我们的任务在于根据可靠的事实，得出结论，并且确定哪些在眼下的案子中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星期二晚上，我接到马主罗尔斯上校和警长哥瑞格里两个人的电报，哥瑞格里邀请我同他合作，一起来侦破这件案子。”

“星期二晚上！”我惊呼道，“天呐！今天都已经是星期四早上了。你为什么昨天不动身呢？”

“亲爱的华生，这是我的错，也许我会犯许多错误，并不像那些通过你的回忆录了解我的人所想的那样无所不能。事实

上，我并不相信这匹英国名马会隐藏那么久，特别是在达得门北部那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更是如此。昨天，我一直盼望能够听到关于马的消息，而那个偷马贼就是杀害驯马师的凶手。谁想到到了今天，我发现除了捉到一个叫作菲茨罗伊尔·辛普森的年青人外，什么进展也没有，我感到该轮到我行动了。不过，我认为昨天的时间我也并没有虚度。”

“这么说，你已经对案件有了自己的判断了。”

“嗯，至少我对此案的一些重要事实有了初步的了解。现在我可以一条一条地给你列举出来。我认为，弄清楚一个案件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的情况清楚地讲给另一个人听，同时，如果我不能让你对案件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也就不能指望从你那里获得帮助。”

我靠在椅背上，抽了一口雪茄烟，福尔摩斯靠过身来，用他那特有的细长的食指在左掌上比划着，以便向我说明促使我们做这次旅行的事件情况。

“银色白额马，”福尔摩斯说，“是索莫密种，有着和它祖先一样的优良血统，始终保持着骄人的记录。它已经是5岁口了，在赛马场上，头奖非它莫属，他的主人罗尔斯上校真是个让人羡慕的幸运儿。在这件惨案之前，它是维塞哥兹锦标赛的冠军，人们在它身上的下的赌注是一种叫做‘3比1’的赌注，如果赢了只取对方1份，输了则要给对方3份。它是赛马迷所宠爱的幸运儿，从来也没有使它的支持者的希望落空过。所以，尽管赌注这样悬殊，还是有不少人把巨款的赌注押在它身上。因此，想方设法使银色白额马不参加下星期二的比赛，就同许多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当然，在上校驯马的地方简斯彼安，人们全都是明明白白知道这一点的，因此，他们对这匹名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保

护措施，以防不测。驯马师约翰·斯得瑞哥原本是罗尔斯上校的赛马骑师，后来因为体重增加才另换他人。斯得瑞哥在上校家当了5年的骑师，7年的驯马师，他平时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热心肠的、诚实的仆人。斯得瑞克手下有3个小马倌。马厩不是很大，里面一共有4匹马。一个小马倌每天晚上都睡在马厩里，另外两个则睡在不远的草料棚中。3个小伙子的品行都是无可挑剔的。约翰·斯得瑞哥已经结婚，他所住的小别墅离马厩只有两百码的距离。他没有孩子，有一个仆人，生活还是能称作舒适的。那个地方很荒凉，只是在北方几英里之外有几座由达韦斯多哥镇商人建造的，专供疗养的病人和愿意呼吸得门乡下新鲜空气的人住的别墅。达韦斯多哥镇位于西边两英里以外的地方，穿过荒野，大概也是两英里路程远，有一个属于巴哥沃尔得勋爵的，叫作美布里的马厩，它的管理人叫塞拉丝·彼得。而其他的地方则是非常荒凉的，周围只有少数吉普赛人散居着，这件不幸的事就发生在星期一晚上。根据我现在掌握的材料，大概情况就是这样的。”

“就像往常一样，这天晚上，马匹经过训练，刷洗，在9点钟之前就进了马厩并落了锁。两个小马倌到斯得瑞哥家的厨房中用晚饭。第三个小马倌瑞克·弯力留在马厩看守。女仆伊丽诺丝·巴哥斯得把瑞克的晚饭送到马厩，晚饭是一盘咖喱羊肉，这时是9点过几分。按照规定，马厩里的值班人在看守期间只能喝水，不能喝别的饮料，马厩里就有自来水，所以她没有带任何饮料来。天很黑，而且通往马厩的路又穿过荒野，所以这个女仆提了一盏灯。

伊丽诺丝在走到离马厩不到30码的地方，被一个从黑暗中走出来的男人叫住。在提灯黄色的灯光下照耀下，她看到叫住她的那个人穿一件灰呢衣服，头顶戴着呢帽，脚上是一双有

绑腿的高筒靴，手中还有一根沉重的圆头手杖。从穿戴上看，像是一个上流社会的人。那人脸色苍白，年龄在30岁以上，并且神情紧张不安。

‘你能告诉我，我这是在哪吗？’他问，‘要没有你的这盏灯，我恐怕就得要露宿荒野了。’

‘你走到简斯彼安马厩旁边了。’女仆回答。

‘啊，真的吗？真是幸运！’他叫道，‘我听说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小马倌独自睡在马厩里，噢，这饭大概就是送给他的吧，我想你总不会骄傲到连一件新衣服的钱也不屑一顾吧？’这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字条，‘务必将这个交到那个孩子手中，那么你就能得到买一件漂亮的新上衣的钱！’

他那种认真的表情，使女仆大为惊骇，急急忙忙从他身旁跑过去，直奔马厩的窗下，因为她总是从窗口把饭递进去。窗户早已经打开了，瑞克就坐在小桌旁。伊丽诺丝刚准备把刚才的事情告诉瑞克，那个陌生人就走过来了。

‘晚上好，先生，’那人探进身子说，‘我能和你谈谈吗？’

女仆后来肯定地说，那个陌生人在说着这话时，手里就攥着她曾见过的那张张字条，

‘你是谁？到这儿干什么？」小马倌问。

‘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么你的口袋里会多出一些东西，’陌生人说，‘我知道你们有两匹马参加了维塞哥兹杯锦标赛，一匹是银色白额马，另一匹是叫作培尔得的马。你给我一点可靠的消息，这对你又没有什么损害。有消息说在这次比赛中，培尔得可以在5弗隆（注：弗隆，英国长度单位，相当于八分之一英里）的比赛中超过银色白额马100码的距离，而且你们也把自己的钱都押在了培尔得身上，是这样吗？」

‘原来你是一个该死的马探子！」小马倌叫嚷道，‘马上你



就会明白，在简斯彼安这种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他边说边走过去放狗出来。女仆赶紧跑回家，她一边跑一边回头看。她看到那个陌生人还在那里向窗子里探望。可是当小马倌带着猎狗走出来的时候，陌生人已经走开了，尽管小马倌带着猎狗在周围找了一圈，可是那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等一等，”我插问道：“那个小马倌带狗出去搜索的时候，没有锁上门吗？”

“太棒了！华生，你真是太聪明了！”我的伙伴低声说道，“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昨天我特地往达得门发了一封电报求证此事。小马倌出去时门是锁了的，而且那扇窗户小得根本钻不进人去，这一点十分肯定。

“瑞克等另外两个小马倌回来以后，便马上派人送信给驯马师，详细地说明了发生的事情。斯得瑞哥听到这件事后，虽不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但却显得十分惊慌。这件事使他心绪不宁，所以斯得瑞哥夫人在深夜醒来时，大约是在1点多吧，她发现丈夫正在穿衣服。斯得瑞哥对妻子说他放心不下那几匹马，想到马厩去看看，看看是否一切正常，否则他是不能安稳入睡的，斯得瑞哥夫人听到雨点打在窗子上的滴嗒声，便希望丈夫留在家中，不要出去了，可是他完全没有理会妻子的话，拿上雨衣就出去了。

斯得瑞哥夫人在早上醒来时，发现丈夫还没有回来，她急忙穿好衣服奔向马厩，当她到达那里时，她看到马厩的大门敞开着，瑞克身子缩成一团，倒在椅子上不省人事，马厩内既不见名驹的影子，也没有驯马师的踪迹。

斯德瑞哥夫人去马厩时，她的女仆伊丽诺丝·巴哥斯得也跟去了。看到这者情形，她们急忙去叫醒了睡在草料棚中的另外两个小马倌。他们两个昨晚睡得非常死，什么也没有听见。

瑞克显然是被烈性麻醉剂麻醉了，不管怎样叫也醒不过来。这样，两个小马倌和驯马师太太及女仆几个人，只好把瑞克放在那里暂时不管，一起先去寻找失踪的名马和驯马师，他们登上马厩附近的小山丘向四周望去，希望能够发现拉着马早驯的驯马师，可是周围除了荒野之外什么也没有，更别提驯马师和名驹了。相反，他们却发现了一件东西，这使他们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离马厩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他们先是发现了驯马师的大衣，接着，又在附近的一个凹陷处找到了驯马师的尸体。这个不幸的人，头颅被击得粉碎，显然是遭到了一种沉重的钝器猛烈的击打。他的大腿上有一道整齐的伤痕，是被一种很锋利的锐器割破的。驯马师的右手握着一把沾满血迹的小刀，很显然，他和凶手曾激烈地搏斗过。他的左手握着一条黑红相间的领带，女仆认出来那就是晚上到马厩来的那个陌生人的东西，而恢复知觉的瑞克也证实这条领带是那个人的，并且他确信，正是那个陌生人站在窗口时向咖喱羊肉中下了麻醉药，以致使马厩失去了看守。至于那匹名驹，它留在山谷底部泥地上的蹄印充分证明，搏斗发生时它也在场。可是它在早上却神秘地失踪了，尽管出了巨额的赏金来寻找，达得门所有的吉普赛人都在注意着，但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最后还有一点，经过化验发现，小马倌吃剩的饭菜中含有大量的麻醉剂，而同一天晚上，吃同样饭菜的驯马师家里人却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整个案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在讲述时抛开了一切推测，尽可能只是叙述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加任何修饰。现在我把警署对此案所采取的措施向你说一说。

负责此案的哥瑞格里警长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探员。如果上帝在他的天赋中再多加上那么一点想象力，那他一定会是他